

# 老街铁匠铺

◎李晓

那是去年秋日的一天上午，老街迎来三天一轮的赶集日。老街上依旧人山人海，吆喝不断。一大早，顺娃就打开铁匠铺房门，生起炉火，开始打铁。这天要打的，是老街王奶奶的一把菜刀、乡人刘大哥的两把镰刀、朱大爷的一把锄头。铺子里的生意大多需要预约，不是赶集天不再开门，这已是六年前立下的规矩。立下这规矩，实属迫不得已，也是无奈之举。这铁匠铺子里的生意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工业时代，这种纯手工的打铁人，大多已在天幕里挥手作别。这天打完最后一把镰刀，也轮到顺娃给老街人说“再见”了。

顺娃把墙上挂着的父亲遗像取下来，擦拭着框子上的灰尘，哽咽道：“爸，这手艺干不下去了，今天下午就关门。”

在这老街的铁匠铺子里，顺娃挥舞

铁锤，一锤一锤砸下去，铁花四溅，炉火轰鸣。这里是老街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铁匠铺子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建筑，灰砖墙，墙体斑驳。平时关门，屋内沉寂，但有垒放的生铁在内，凛冽之气萦绕。

铁锤打铁，到去年已是整整三十九年。

顺娃是陈家第三代打铁人。他的师父是父亲，父亲的师父是爷爷。打铁这门手艺，打的也是一家三代人的生活。

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，初中毕业的顺娃十六岁，准备跟熟悉的老街人去广东打工，但临走的前夜，他反悔了。那天，他趴在老街铁匠铺子里，怔怔地看着一个光着上身的男人打铁。那打铁人的身子瘦得皮包骨头，条条青筋在皮肉上奔突，迸发出一个打铁人的力量。正在挥汗打铁的父亲抬头看见了儿子，惊喜地叫出声：“顺娃，你来这里干啥？”顺娃开口：“爸，我要跟你学打铁。”父亲用火钳夹起一块炉子里烧红的铁，点燃嘴里的烟，走过来递给儿子一支烟。顺娃衔着烟嘴在铁上点燃，在父亲面前吧嗒吧嗒抽起来。从前有天，顺娃在家里悄悄抽烟，被怒火中的父亲一把掐灭：“小娃娃，抽烟啥，等你自己挣钱了，随你便！”那天顺娃抽完烟，父亲递给他一把铁锤，就一句话：“好好打，跟我学！”父子俩来回挥舞着铁锤，第一次配合就那么合拍。

“娃娃，你天生就是一个打铁的。”那天，父亲夸赞道。中午，父子俩在老街馆子里，就着粉蒸肉扣碗、米豆腐汤一起喝白酒。俗话说，世间三样苦：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打铁人的身子，疲乏过后需要一口老酒浇灌，方能焕发活力。

打铁苦，它是繁重的体力活。尤其是夏天，铺子里炉火、铁器的高温，简直要把身子骨融化。火星四溅中，打铁人的身子往往被溅伤；穿着衣服打铁，火星子溅得衣服到处都是洞。打铁人难，铁温全凭肉眼鉴别，有时火候不到差几度，打的铁器锻裂与报废是常事。淬火是灵魂步骤，什么温度入水、停留多久、是否回火……全凭经验，差之毫厘，锋利度和韧性便有天壤之别。

有天我问顺娃，传统手工打铁与工业化生产，到底有啥区别？顺娃想了想说，传统手工打铁凭的是经验，用的是肉眼；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按照图纸，精密而高效。他舍不得这门老手艺，一锤一锤，打的是对祖辈的敬意，是老手艺的筋骨与力道。

顺娃的铁匠铺子里，打的大多是农具中的犁头、耙、锄头、镰刀、铡刀，以及日常生活里的厨刀、锅铲、勺子、刨刀。我问顺娃，你与你父亲打得最多的是什么？顺娃说：“锄头、镰刀。”这些谦卑的农具奔向土地，让农人们匍匐在大地上耕作；土地上的粮食，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人。顺娃说，或许一辈子也没什么得意的产品，但每件铁器都是用心锤打。打铁人，打的也是良心。

顺娃跟父亲打铁，手艺精湛。那年，本地报社寻找老手艺人，我向记者推荐了他。本地报纸用一整版篇幅图文并茂

报道了顺娃的打铁故事。顺娃面对铁匠铺子里父亲的遗像，哭了。

铺子里挂着父亲的遗像。父亲望着他的目光，爱怜又幽沉。

父亲病逝于七十三岁那年春天，因肺癌离世。医生曾隐约暗示，或许是长期打铁，让老父亲患上了这病。父亲病重时的一天，扶着让人扶他来到老街的铁匠铺子。那一次，虚弱的父亲扶着门框，望着挥舞铁锤的顺娃。时光仿佛又穿越到

顺娃十六岁那年的夏天，儿子趴在门前看父亲打铁的情景。父亲喃喃地说：“娃娃，把这门手艺替我传下去。”顺娃低头，没敢接住父亲幽蓝而浑浊的目光，噙着泪，没再说话。

父亲去世后，老街的人几乎家家户户都去了人。在父亲灵堂前哭得浑身颤动的人，是老街的樊师傅。樊师傅是老街供销社的退休职工，陈铁匠生前打的菜刀、镰刀、铡刀、锄头等，都由樊师傅进货到供销社门市销售。退休以后，樊师傅只要在老街，几乎天天都要到陈铁匠的铺子前看父子俩打铁。熊熊炉火映红了父子的身子，也把樊师傅的脸膛映得彤红。有时，樊师傅也会把家里的饭菜端到铁匠铺子里，陪父子俩喝点白酒。有天喝酒时，樊师傅对顺娃说：“顺娃，你收几个徒弟吧，这门老手艺，不能失传啊！”顺娃说，以前收了几个，现在都没干了，干不下去了。樊师傅不再吭声，自己给自己灌了一大口酒，默默收拾好碗筷，埋头回家。

顺娃铁匠铺的“叮当”锤声，几十年里，成为老街的标配，成为植根在老街人心里的“生物钟”。接连几天，樊师傅没有看到顺娃开门，心一直悬着。老街人没听到顺娃铺子里的“叮当”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
樊师傅首先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李老师，顺娃的铁匠铺子好几天没开门了，我很是担心，要不你问问？”

樊师傅是我敬重的老街人，典型的热心肠。他的儿子在老城有宽绰的房子，但他老两口一直住在老街的老房子里。他是这样对我的：“我走了，哪个来老实实在守着、看着老街啊。”樊师傅那口气，俨然就是老街的“大家长”。

我给顺娃打去电话：“顺娃，你的铁匠铺子好几天没开门了，老街的人都在打听。”顺娃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哥啊，确实干不下去了，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再说，我患腰椎病，有时疼得舞不动铁锤了。”樊师傅又给我打来电话追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我说，顺娃有难处，生意差，身体也吃不消了。樊师傅说：“我理解，但没了这铺子，老街人心里舍不得，我更难。”

老街人心里确实都空着一块，那种空，说不清楚，像掉了颗牙，舌头总忍不住去舔那个位置。

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樊师傅和几个老街人在新城的一条巷子里，一起堵住了去买菜的顺娃。顺娃张大了嘴，有些措手不及。

老街的魏姨首先开口了：“顺娃啊，你不打铁了，我家的菜刀钝了，都不晓得找哪个磨。”顺娃一把拉住魏姨的手说：“魏姨，现在买菜的地方太多了，网上下单，两三天就到了。”众人说，那不行，还是你的好，我们都用惯了。

樊师傅接着说：“你爸从十一岁开始打铁，打了五十六年。你从十六岁开始，打了三十九年。你们父子加起来快一百年了。一百年的东西，说断就断了？”

顺娃的嘴角抽动了一下。樊师傅的声音有些沙哑：“我们这些老街人，都舍不得你走，听不到打铁的声音，心里不习惯。”

顺娃慢慢蹲下来，双手捂住了脸。三天后，老街铁匠铺子的门，又开了。炉火燃起，轰鸣着，像在朗朗欢笑。樊师傅趴在门前，展颜笑了。

“叮当，叮当……”锤声悠扬。这是老街的时钟，老街的心跳。

那天傍晚，从老街的老桥望出去，西天晚霞燃烧，天上也在打铁。

# 一座温厚的山

◎娜央

他的爱朴素、真切，从不张扬，却像春日暖阳，悄无声息地铺满我童年的每一寸时光。

从穿衣吃饭到看病就医，从晨起叮嘱到夜晚陪伴，事无巨细，他都悉心照料，温柔守护。父亲，是我最安稳的港湾。

记忆中最温暖的片段，总与父亲的远行相连。他常去成都出差，行程匆忙，身心俱疲，却从未忘记给我带回礼物。年年岁岁，精致的瓷娃娃跨越山川，被他小心翼翼地带到我面前。我捧着那些瓷娃娃，爱不释手，眉眼间满是欢喜，而父亲就

父母赐予我生命，也爱与言传身教，为我系好人生第一粒纽扣。在成长的漫漫路上，他们是我最初的引路人，以不同的方式，照亮我前行的方向。母亲向来严谨自律，对己严苛，对我亦从严要求，那份爱深沉而有力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庄重。而父亲，恰似一汪温柔的池水，与母亲的严厉形成鲜明对照。他不善言辞，却把所有的深情，都揉进了细碎的日常里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我总对母亲怀有几分敬畏，说话总是小心翼翼。唯有在父亲面前，我可以肆意地撒娇、欢笑、依赖。

站在一旁，静静看着我，眼底的慈爱毫不掩饰。

父亲偏爱历史与地理，胸中藏着山河岁月，也藏着万千典故。闲暇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页上，他会轻声给我讲古今来的故事，带我领略历史的厚重与山河的辽阔。他亦心怀柔软，格外喜爱小动物，午后时光，我常常一起看《动物世界》，感受万物生长的神奇与奥秘。那些安静恬适的瞬间，成为岁月里最温柔的底色。即便后来年岁渐长，眼睛渐渐昏花，他也未曾放下对知识的热爱，转而以听书为伴，在声音里继续遨游天地。他偏爱凌厉而自由的豹子，早年的网名便取作“金钱豹”，那是藏在他沉稳性格里，不为人知的浪漫与风骨。

大舅常说，父亲是一个人格完整、幽默风趣的人。这份温润与豁达，也尽数体现在我们父女的相处时光里。从小到大，我与他亲密无间，我愿意把心中所有委屈、烦恼、心事，都说与他听。他从不多言，只是静静倾听，目光温和而坚定，待我倾诉完，再以他的人生阅历开导我、宽慰我。他教我要从容面对人生风雨，告诉我人生从非一帆风顺，有坎坷泥泞，亦有绚烂彩虹，要在大风大浪里稳住心神，在岁月浮沉中守住本心。

后来我赴成都求学，朋友常来家中做客。父亲总是热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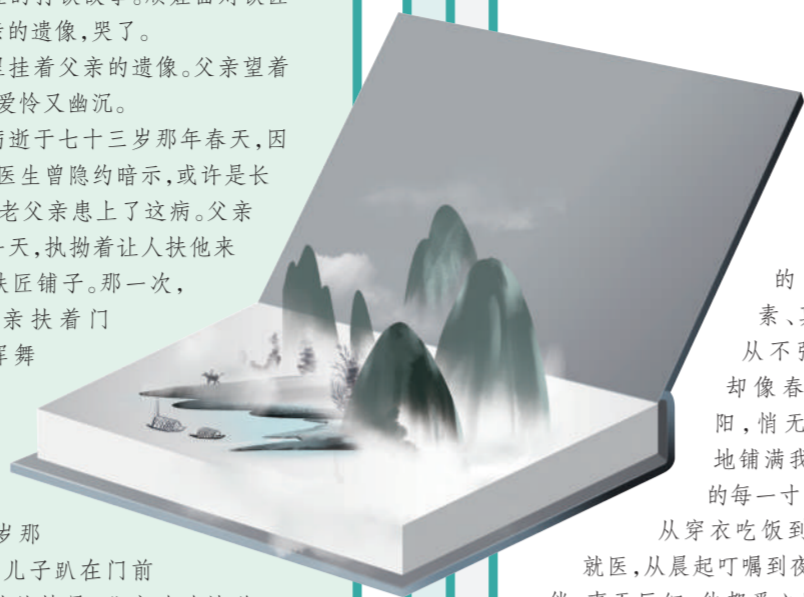
周到，端茶递水，忙前忙后，还亲自下厨，做一桌丰盛饭菜招待客人。他从不半分长辈的架子，坦诚谦和，亲切随和，三言两语便打消了朋友们的拘谨，让大家都愿意亲近他、信任他，甚至把他当作可以交心的朋友。为了让我和母亲吃上可口的饭菜，父亲特意在抖音上钻研厨艺，日复一日的练习，让他的手艺愈发精湛。他对我们母女百依百顺，我常戏谑他是“把耳朵”，他却乐呵呵地回应，只要家人健康幸福，他甘愿做这个幸福的“耙耳朵”。厨房里，那件碎花围裙是他的标配，母亲洗菜切菜，他掌勺下厨，烟火气袅袅升起，饭菜香弥漫满屋。那一刻我才懂得，世间最动人的幸福，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，而是这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，是三餐四季的相伴相依。

母亲重病的日子，是全家人最煎熬的时光，也更是父亲的煎熬。习惯了人情冷暖，看多了伴侣重病便冷漠离去的薄情，才更懂父亲的深情与担当。面对病重的母亲，他从未有过半分退缩，不离不弃，倾尽所有守护。办住院手续、缴费、取报告、陪同复查，他像个不停旋转的陀螺，奔波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。医院没有陪床，他便蜷缩在冰冷坚硬的座椅上，将就一夜又一夜，吃不好，睡不香，眼底布满血丝，却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母亲心疼落泪，他却轻声安慰：“爱是战胜一切的良药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”在父亲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下，母亲的病情渐渐好转，依旧保持着清淡饮食、每日跑步的习惯。而父亲，便日日陪伴在侧，陪着母亲跑完五公里，风雨无阻，从未间断。家里最闲适的，便是慵懒贪睡的我，和那只无忧无虑的小狗。一家三口，三餐四季，岁岁相伴，平淡安稳，便是我此生最珍贵的幸福。

每逢节假日，父亲便像一头勤恳的老黄牛，驾车带着我和母亲远行。长途驾驶疲惫不堪，山路颠簸漫长，他从不诉苦，不喊累。怕我们旅途寂寞，他便一路讲着趣闻轶事，欢声笑语填满车厢。他载着我们跨越山河湖海，奔赴诗和远方，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，看遍不同的风景，领略各异的风土人情。所有旅途的浪漫与美好，背后都是父亲默默的付出与坚守。

这些年，家里历经风雨，几经变故，生活的重担如泰山压顶，尽数压在父亲一人肩上。岁月的磨砺让他身心疲惫，心力交瘁，可他从未低头，从未放弃，始终咬紧牙关，默默扛下所有风雨，以一己之力，为我和母亲撑起一片安稳晴空，拼尽全力守护着这个家，护我们岁岁平安，安然无恙。他总说，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没有爬不完的坡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父爱巍峨如山，沉稳不语，却顶天立地。若说父亲是沉默矗立的青山，那我便是在山间灵动相伴的小松鼠，朝夕相依，不离不舍。从前，是他以宽厚臂膀护我长大，为我遮风挡雨；往后，我愿紧紧陪伴在他身旁，陪他看夕阳西下，看尽人间繁华，不再让他独自沉默，孤身承压，默默咽下所有苦楚。母亲是深夜高悬的明月，清辉洒落，静静护我安然；而父亲，便是寒冬里最温暖炽热的暖阳，岁岁年年，源源不断地赠予我光亮、温柔与无尽的爱。父亲，是我一生最安稳、最温柔的依靠，是我生命里永不熄灭的光。



甘子日報  
GANZI RIBAO  
康巴周末  
康巴文学  
2026年5月29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  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 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 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  
XUEHUA  
【第2621期】